



五代矿工百年泪

山东人民出版社

五代矿工百年泪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济南

五代矿工百年泪

*

山东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济南經9路胜利大街）

山东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濰坊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4021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 印張 1 2/3 • 字數 26,000

1965年2月第1版 1965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130,001—200,000

統一書号：T 3099 • 334

定 价：(3) 0.14 元

編者的話

过去流行着一首歌謠：穷人头上三把刀：租子重，債利高，苛捐杂稅如牛毛；眼前只有三条道：要飯，上吊，坐监牢。这首歌謠說出了旧社会豺狼当道、恶霸橫行，封建势力勾結官府作威作福，无恶不作的情形；也說出了劳动人民受剝削、受压迫，生活不如牛馬的悲慘地位。

“共产党，象太阳，照到那里那里亮。”工人农民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三座大山，政治、經濟上翻了身，当了国家的主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过着平等幸福的日子。想想从前，看看現在，真的换了人間。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階級和階級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我們永远不能忘記过去，永远不要忘记階級斗争。

为了帮助讀者了解什么是階級、階級压迫和剝削，什么是真正的平等，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我們編輯了这套讀物。它包括家史、村史、厂史、地主的罪恶史、农业集体化的好处等几个方面的內容。这些活生生的階級教育材料，告訴我們什么是苦，什么是甜。启发我們想想过去，看看現在，望望将来，提高階級覺悟，在党和毛主席的領導下，积极投入階級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項伟大的革命运动，把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五年一月

階級教育讀物

集体經濟展翅高飞

公社結起連心鎖

幸福話儿說不完

苦乐两重天

血泪話家史

九死一生

流水村的变迁

工人养肥資本家

五代矿工百年泪

艺徒泪

宁死不屈的解文卿

害人魔王高圣君

大店“庄閻王”

吸血鬼牟三黑

統一書号：T 3099·334

定 价： 0.14 元

目 录

苦与斗的回忆	崔德錫 (1)
五代矿工百年泪	石紹祥 (23)
血染煤海	毕玉云 (40)

苦与斗的回忆

洪山煤矿副矿长 崔德錫

淄博市地下埋藏着沉睡万年的煤海。解放后，我們的矿山由于国家拨出大批的資金，生产日新月异地发展，机械化代替了手工操作，煤井下的生产条件不断改善。我們矿工真正成了矿山的主人，参与了生产计划的討論研究和生产管理。党和国家从各方面关心矿工的劳动和生活，頒布了劳动保险条例，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在北戴河、青島等地建立了矿工疗养院；矿里增添了許多安全設備，修建了食堂、澡塘、保健站、医院和宿舍。除此以外，党和国家为了关心我們矿工的文化生活，还創辦了业余文化补习学校，設立了劇場、电影队、俱乐部等等。所有这一切，是我們过去連想都不敢想的。和旧社会对比起来，真是天淵之別。旧社会，我們这些被人瞧不起的“煤黑子”，受尽了資本家、日本鬼子、包工把头的剝削和压迫，不光忍飢受餓，挨

打受罵，而且世世代代有許多工人弟兄被他們榨干了最后的一滴血汗，又被一脚踢开。在旧社会，我們矿工弟兄們是被囚禁在黑暗、冷酷的人間地獄里。当时流传在工人中的一首歌謠，道出了我們牛馬不如的生活。

井下工人苦难言，
下井如进閻王殿。
干的牛馬活，
吃的猪狗飯。
棍子打，巴掌搥，
拳打脚踢家常飯。
包工把头狗腿子，
喝尽工人血和汗。
年老生病无人問，
流落他乡街头串。

我自己也有这样一段血泪凝成的遭遇。

老輩的苦难

自我祖父起，三代都是矿工。旧社会的鎖鏈使我們一代比一代苦，一代比一代穷。

爷爷从小下窑，穷奔苦爬地干了一辈子，也穷了一辈子，最后只留下了一间破草房和二亩薄山地。

我爹崔文宪十一岁就下窑干工，帮我爷爷分担沉重的生活担子。饥饿、劳累和岩粉的折磨，使他年纪轻轻的就得了矽肺病。成家后，生活担子更重了。他为了家人能吃上饭，下窑干活，上坡种地，繁重的劳动压得他经常气喘、咳嗽。在井下拉一趟炭，歇好几次还喘不过气来。资本家见他已无油水可榨，就一脚踢出来。当时他才三十一岁。

家里虽然还有二亩薄山地，但是由于我爹成天下窑，地种得不好，二亩地还打不出一亩地的粮食，全家生活主要还是靠我爹微薄的工资。他一失业，给家庭生活带来了更大的困难。没吃的怎么办？我娘只好出去要饭；要不出来，她就到穷娘家去要点粮食，掺糠添菜地勉强度日。我爹看到这样下去不是个长法，就拖着病身子去给地主放牛。资本家狠，地主更毒。我爹天蒙蒙亮出去，摸黑回来，两头不见太阳；下雨没有蓑衣，毒日头下没有草笠，整天风吹雨淋、日晒夜露地给地主卖命，连自己也填不饱肚子。地主每天要看一遍牛的肥瘦，却从来没问

我爹一声寒暖、飢飽。这样辛辛苦苦地把地主的牛养肥，自己却被折磨得只剩下一个骨架子。后来，狠心的地主看他瘦成那样，放牛也不行了，就把他赶出来。

我爹在资本家、地主的摧残下，走投无路，连气加愁，病情更加严重了。浑身浮肿，倒在炕上爬不起来。我娘为了给他治病，把仅有的二亩薄山地卖了，到处请医也不管用。又把一个场园卖掉，病还是没治好。急得她整天泪流满面。到了春天，天气暖和了，我爹才能勉强起床，一家人这才放了心。

地卖了，又不能干工，还拉下了一腔飢荒。家里坛坛罐罐空空的，床上连一张席都没有，我们弟兄几个，都没有衣裳，个个光着腚，真是穷得象沙滩上的石子，光溜溜的。那时，我最大也只有八岁，娘又怀着孕，爹眼看着这种情景，只是捶胸长叹。末后急得没办法，我爹决定再下窑去。娘左说右劝，爹总是不听，眼看着爹摇摇晃晃的身影越走越远，娘的心如刀绞，眼泪顺着腮颊流下来，滴落在衣襟上。她只是为我爹带病挣扎谋生难过，却万万没想到这一次下窑，竟成了永别。

爹下窑后，拚着命干活，想多掙一点錢，讓孩子們吃頓飽飯，一連干了三个大班（一个大班二十四小时）。累得他喘气的劲都沒有了，狠心的把头还逼着他到一个不通风的“迎头”去干活，里面既悶又热，哪里能受得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把头說：“到点了，我要上井，不能再干啦！”毫无人性的把头却恶狠狠地說：“有你下窑干活的自由，沒有你上窑的自由，只要有口气，你就得給我干！”可怜我三十二岁的爹，就这样被活活悶死在洞子里。

爹一死，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黑心的資本家分文不給，多亏得穷乡邻們送給一张破席，才把尸体包起来埋了。

八岁下矿井

爹死后不久，娘生了个小妹妹。在那吃人的旧社会里，一个二十九岁的寡妇拉着四个最大还不过八岁的孩子，无依无靠，真难啊！娘不知流了多少伤心的眼泪。她思前想后，觉得眼前的路越走越窄，沒有奔头。眼望着这几个可怜的孩子，又不能不活下去。为了渡过眼下的困难，她狠了狠心，打譜讓我下窑。

那时候下窑虽說是个危險活儿，但是生活无出路的穷人要想在井上找个活干，离开錢和情面也是办不到的。娘为了讓我下窑，不知跑了多少腿，求了多少人情，說了多少好話，又借錢送了礼，把头才算勉强答应了。

我第一天下窑，娘心里和刀子割一样，她想起我爹的惨死，眼看着又把我送上了絕路，眼泪就簌簌地往下淌。天不亮，她就起床，想做点啥給我吃，可怜家里連粒老鼠拉的粮食也沒有。天气冷，肚里无飯，怎么行？只好烧了点开水讓我喝上，暖暖身子。

我跟着本家的一个叔叔，迎着寒风走了。路上，叔叔知道我沒吃啥，就給我买了一斤煎餅，并耐心地对我說：“到井上，人家問你多大，你就說十五，可不能照实說；要不，就干不成工了。”到了井上，叔叔替我拿了牌子，領了“蛤蟆灯”，灌上油，来到井口。我从小忍飢挨餓，身子骨又矮又弱，加上穿的单薄，看上去显得格外瘦小。把井口的狗腿子横眉豎眼、恶声恶气地問：“你这个小崽子，几岁了？”我小声回答了，他不信，叔叔赶忙补上了一句：“你別看他人小，他是山坡地里的谷子，个儿

小，可有穗（岁）。”那家伙狠狠地又朝我打量了一番，才放我下去。

我和叔叔站在“牛皮罐”里，用木轱辘送下井底。这“牛皮罐”就象泥瓦匠用的泥兜子一样。大人站在铁罐圈上拉着铁环，我长得矮小，够不到铁环，只好站在罐底上，罐底很软，一踏上人就坠下去，没倒净的水，淹到我的腰部，冻得我直哆嗦。井底下黑洞洞的，分不清东南西北，我一挪动，又掉在“仰井”里，弄得浑身透湿。叔叔把我拉起来领着往里走。巷道又矮又黑，借着“蛤蟆灯”发出的微光，磕磕绊绊地走一会爬一会，爬一会又走一会，不知拐了多少弯才好容易到了窝里（掌子面），累得我腿疼腰痠，满身大汗。还没等我喘过气来，把头就给了我一个比我腰还粗的笼子，要我提水。一笼子水比我还重，又要穿过五十米高低不平的斜坡倒在水沟里。路又滑，井又黑，我一看就害怕了。不提又不行，只好硬着头皮干。我拚上命每趟只能提动半笼子水，累极了想歇歇，把头看见就打。我拚命地提，窝里的水也总是提不尽。把头路过这儿，看水满了，就得揍我，数不清挨了多少打、多少骂。手提肿了，脚磨破了，我哭着来，哭着去，一直干到第



二天清晨，也哭到第二天清晨。带来的那斤煎餅一动未动，累得我連张嘴吃飯的力气也沒有了。只觉得天旋地轉，記不清是怎么上的井，又怎么回到了家。

娘見我一天一宿被折磨成这个样子，眼泪簌地一下滾下来。她赶忙把我搀扶到炕上，接着把人家送給的一个鸡蛋做了給我吃。她一边喂，一边心疼地哭着說：“孩子！掙飯吃就得受苦，靠下去就好了。”

我真是乏极了，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刚一起身，觉得渾身象散了架，疼得我一咧嘴。娘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抽泣着說：“我不能叫你再去受罪，这样早晚得把你折腾死，咱不去下窑了。”生活的磨炼，使我懂得了很多的道理，我不去下窑，娘和几个年幼的弟弟妹妹怎么生活下去呢？我强忍着渾身的疼痛，故意蹬了蹬腿，哄娘說：“娘！你看，我身上不疼了。”娘还能說啥呢，除了这一条路可走外，实在沒有出路，只好含着眼泪讓我去。

我就这样慢慢靠了下来，但娘的心里却一刻也沒平靜过。她一想到我爹和附近許多工人惨死在井下的遭遇，就心惊肉跳，整天为我担忧。每当我上

了班，她的心就吊起来，直到第二天见我平安无事地回来，心里才象一块石头落了地。

我这样卖命，每一个大班（二十四小时）挣的工钱只能买五、六斤谷子。家里除了给我做点煎饼吃外，娘和年幼的弟弟妹妹只是吃些拿不成个的糠窝窝或只见野菜不见粮食的稀粘粥。

我当了五个月“水伕”，在矾水里泡了五个月，两脚烂得净是口子。在井下矾水里泡着，还能忍着疼干活。一上井见了风，皮开肉裂，鲜血顺着裂口直流，走起路来象踏在刀尖上一样。最初，我怕娘知道难过，就用点破布缠住脚，一步一咬牙地来回走。后来厉害了，一动就出血，有的地方烂得可以看见骨头，疼得我实在撑不住了，就四肢着地往家爬。有一次，七点钟上窑，十二点了，才爬出三里多路。多亏同村的一个老大娘看见了，告诉我娘，娘才哭着把我背回家。

从此，娘天天背着我上班。当时，女人是不能到井口去的，资本家认为女人会“沾污了井筒”，给他“冲走财神”。娘背着我，离井口老远就得把我放下，再让我爬一段路；爬还不能让把头看见，到井口跟得忍疼站起来直挺挺地走，不然，就要砸掉饭